



“老太太，别心烦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腊八粥，喝几天，漓漓拉拉二十三……”

上了岁数的人可能还记得这些民谣。传统上新年不仅仅是正月初一这一天。过新年的节庆是从腊月初八开始，直到正月十五结束，主题基本上围绕着感恩过去一年来神明的保佑、为来年祈福以及祭祀祖先、追溯传统等等，带着厚重的文化内涵。

腊月初八，俗谓“腊八节”，这一天各地都有喝腊八粥的习俗。十二月为“腊月”。这里的“腊”在古时是祭祀的意思，按《说文解字》：“腊，合也，合祭诸神者。”远在商代，中国就有连天地、神灵、祖先一起祭祀的习惯，叫做“合祭”。一年春、夏、秋、冬四次大祭，其中以冬祭规模最大。这种祭祀，表达了古代人一种朴素、谦卑的心理，意思是说：一年到头了，能得到丰衣足食，该感谢神明啊！因为冬祭多在十二月进行，因此从周代开始，便把十二月叫做腊月，将举行冬祭这一天称为“腊日”。

腊月二十三也是一个大节，俗谓“过小年”，要祭拜灶神。民间认为灶神监管、看护着一家人，到了腊月二十三要上天汇报。至除夕再贴上新年的灶神像，叫迎灶神。

古人相信人间的一切事都有神



过
大
年

灵监管和安排，不但灶台上有灶神，井有井神、门有门神、田里还有土地神等。这些神灵各司其责监管着人间的善恶，而迎送这些神灵都在腊月二十三至除夕期间举行。

腊月二十三之后，二十四或二十八民间有大扫除的习俗。因为这时候诸神上天去了，平日里扫帚不敢动的地方（怕亵渎无处不在的神灵），这时候都可以清扫清扫了。

到除夕这一天，过新年开始进入

高潮。除旧迎新之际最重要的事情是祭神祭祖。除了晚上合家吃团圆饭和守岁之外，这天正午就开始在佛堂摆齐供品，燃蜡点香，俗称起香。从此时起香火不可中断，直到初五。此外还要置天地桌（供桌）以迎接诸神下界、贴门神、请灶神像、贴春联等，都与中国人敬神的传统有关。

春联的原形是桃符，因为传说中鬼怕桃木，至五代时西蜀主孟昶在桃符上题“新年纳余庆，嘉节号长春”，成为正式的春联的开始。

摆供祭祖也是除夕夜的内容之一，这不仅是古人对孝道的表达，也是表达对传统道德的继承。

正月初一这一天，老少黎明即起，整肃衣冠，点香烛、放爆竹，开大门，设斋果茶酒于庭，拜天、地、祖先，称“新年开门大吉”。

庆典的气氛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后。正月十五相传是道教天官大帝的生辰，百姓在这一天为天官大帝庆生，祈求“天官赐福”。

贴春联、放爆竹，至今仍是过年必不可少的大事。特别是法轮大法弘传世间，给善良人带来安康和希望。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过年贴上恭颂大法好、顺应天理的对联，放鞭炮驱除祸害中国人的邪魔烂鬼，迎接祥瑞平安的崭新的一年。◇

在纽约煽动仇恨 江泽民集团玩火自焚

【明慧网】在薄熙来、周永康、李东生相继落马之际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元凶近日利用“商人”陈光标以购买美国《纽约时报》为名作秀造势，于二零一四年一月七日在纽约举行新闻发布会，借资助所谓的“天安门自焚”“受害者”郝惠君、陈果母女到美国治疗，重炒十三年前江泽民集团为构陷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世纪伪案，企图继续欺骗民众，拖延清算，却不料再次自曝其惊天罪恶，引世人聚焦背后真相。

一九九九年七月，江泽民以一己之私发动了对法轮功“真、善、忍”修炼群体的灭绝性迫害。然而这场迫害从开始就不得人心，受到普遍反感与消极抵

制，到二零零一年已难以为继。为延续迫害，在江的指使下，由曾庆红出谋、政法委书记罗干伙同央视副台长李东生共同策划，在二零零一年大年除夕点燃“天安门自焚”的伪火，李东生操纵央视以第一时间报道，诬陷法轮功。然而，假的就是假的，经不起推敲和检验。人们很快就发现“自焚”破绽重重、漏洞百出。

在《悉尼法会讲法》中也明确说“自杀是有罪的”。“自焚者”的行为明显与法轮功的教导背道而驰。在江泽民血债帮全面崩溃的今天，其逆天叛道的最后疯狂必加速

灭亡，并让国际社会看清其反人类反人性的邪恶本性。◇



图：以上“焦点访谈”镜头证实，刘春玲没被火烧死，却被警察现场打死。

福建七旬老妇冤狱记（一）

（明慧网通讯员福建报道）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法轮功学员王秀琴老人，年逾七旬，家庭妇女，无任何社会工作史。因坚修法轮大法，多次遭到中共邪党人员的绑架、非法关押等迫害。2011年12月12日王秀琴老人再次被绑架到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，三天后，被劫持到福建女子监狱迫害近两年，于2013年11月17日走出冤狱。

在监狱期间，王秀琴老人遭到邪恶的迫害，被“包夹头”拉推致腰椎扭伤、还被强行灌药，不让上厕所；在所谓的“学习班”被五个“包夹”、两个邪悟者每天24小时强制对她洗脑、不让睡觉，罚站到天亮，折磨她这个七旬老太。王秀琴老人说：“每当回忆起这一切，我都感到心悸，说太可怕了，我说，我不会怨恨任何人，只是希望他们改邪归正，不要再迫害好人。”

以下是王秀琴老人自述身陷冤狱遭迫害的部份经历：

一、绑架、再绑架

2009年9月16日我被市国保大队绑架，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近一年。在此期间，被法院一审非法判4年，被二审非法判“缓刑”，于2010年9月9日回到家中。福州仓山区政法委副书记“610”主任陈永康指使仓山对湖司法所、街道、社区不法人员一再强迫我要到社区接受“矫正”，威迫我要放弃信仰、签字服从他们管理，我拒绝接受，陈永康多次威胁要绑架我。

2011年12月12日下午5点左右，我和女儿（同修）到超市买东西回来，我刚进自己家门，居委会主任陈洁敲门谎说要找我老先生，骗开门后，随后跟进福州中院法官梁庆榕、仓山区对湖派出所副所长叶炜琳、对湖街道综治办主任刘禧藩、还有居委会等一帮人马。其中叶炜琳和刘禧藩两位力气大胳膊粗，亲自动手把年近七旬的我半拉半拖的绑架到一个没人的地方，也就是对湖岗亭边，强行把我塞进一部事先等候在那儿的车里，直接送往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

押。当天晚上9点左右福州市国保大队林文强等人还到我房间非法抄家，搜走了一些大法资料。在看守所里，我遇到一位好心的管教干警，她把我当成长辈对待，看到我两餐没吃饭，在百忙中从她家开小灶，三餐带饭菜来给我调理身体，苦口婆心地开导我：“要保重身体，才能实现你的愿望。”在此我感谢她，善待大法弟子，希望她多了解真相，愿她有个美好的未来。

二、“入监队”艰难的三个月

三天后（15日），我被劫持到福建女子监狱迫害。在入监队里，医护犯说什么量出我有高血压，于是几个犯人就抓住强行灌药。有一天，我声称我没病，拒绝服药，“包夹头”就把我拖拉到其它号房折磨，不让上厕所，那天我从清晨5点多钟上一次厕所后，直到下午5点多钟与集体小洗为名才让我上厕所。期间我午饭也没吃、一滴水也没喝，就是要求要上厕所，当班恶警就是不批准，用这种方式折磨我。

有一天，两个当班恶警手持电棍，威胁、恐吓要电我，还将我带到八、九十多个犯人面前威逼我认罪，多邪恶呀！不许我说“真善忍”，我一说，人高马大的包夹犯人就从我身后手伸过来用力把我的嘴巴扣住，使我痛得无法吭声。包夹犯还把我带到一间无人的“教室”里，把桌椅搬开、电灯拉灭，企图打我。正好来人了，那次才没被打。

我还被逼洗厕所，洗大菜桶、大饭盘；年迈的我还被逼分集体饭菜，后看我实在拿不动饭、菜桶，就没有再逼我做。在邪恶的黑窝里，连睡觉时手脚该怎么放都要受限制，更别想炼功了。每天清晨5点钟左右就得起床叠被子，一遍一遍地叠。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“包夹头”的无理指挥下强迫执行。

这样一直折磨我直到有一次被“包夹头”拉推致腰椎扭伤，在剧痛中无法再叠被子，就配一个犯人跟我睡觉帮我叠被子。腰椎扭伤后，医护犯用狱医开的药加在水杯中强

迫我喝药，不喝不让上厕所。当伤痛好转后，就强令我要自己叠被子，当时很多犯人都目睹我跪在地板上叠被子。就这样我在“入监队”里艰难的度过了三个月。

三、“学习班”的无耻、无人性

三个月后，我被关禁闭在名曰“学习班”实质就是“洗脑班”里，迎来的是入监队“电教室”五名罪犯（其中一名相当邪恶，半夜放音乐，只要我坐在长椅上，她一来就将椅连人把我撬翻，不怕我摔倒，该恶犯随时都能使人颤抖），和两位“邪悟者”：一位是姓官的省高院法官、一位自称大学毕业会背《转法轮》和师父“经文”姓许的商贸经理。两位“邪悟者”四、五十岁左右，都是因被迫害导致家庭破裂的离婚者，怪罪法轮功，站在邪恶一边加重迫害学员，手段相当毒辣。特别是许某，在狱警陈磊（音）的授权下，肆无忌惮地充当迫害恶首，许某还显示说：“你什么时候下中队是由我定的。”

在所谓的“学习班”里，不准我与家人通信，不准购物，连日用品、卫生纸都没有，周狱警送我一些日用品，暂时解决一下困境。将近五个月，家里没见到我的音信，很着急，我还未修炼的大儿子跑到监狱门口强烈要求见我，值班狱警不肯让他接见。事后，狱警和那些邪恶帮教向我施压，威逼我要写信叫家里寄钱，并告诉儿子不要到监狱来闹，不然要绑架他。期间，我被五个“包夹”、两个“邪悟者”每天24小时强制洗脑、强迫观看恶毒诬陷“法轮功”和“大法师父”的电视，逼我天天观看，还强迫观看其它法门（如：佛教）的东西。并强迫写观后感，限时间天天写，写不出来就别想睡觉，许某甚至把我睡的床垫被子全部拿掉，不让睡觉，连坐都不行，必须站到天亮。就这样折磨我这个七旬老太直到我神智不清，两个“邪悟者”找来了一些以前被迫害同修写的所谓“四书”和“揭批书”强迫我抄写并签字。还企图把黑手伸向狱外，逼我把邪恶材料寄给家人，寄给（同修）女儿，干扰女儿修炼，给她施加精神压力。这些人多没有人性呀！（待续）